

冊
十二

三
國
志

國

蜀書十一

三國志四十一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二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篤卒荆
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
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
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
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
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
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六
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旣佳士加有功於國
欲行醑遂親率群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
先先主末年爲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

部

弋

羅憲
身事方傳

中請為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為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為參軍庾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耶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趾日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雋太守襄陽記曰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于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子為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羨焉時黃皓預政眾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患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為領軍後主拜憲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

至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傲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鄩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眾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玉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眾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于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眾叛吳以憲為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於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常思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邪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敘用咸顯于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諡曰烈侯子襲以凌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為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強偪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材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

韓德高

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
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
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
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荆州牧劉表

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

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犍犍又徙房

陵後主踐祚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

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

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

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

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

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

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

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

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中以存

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貪取非

患惟和為子條嗣景耀中為御史中丞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朗兄

子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

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

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為督

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

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襄陽記

向條
向寵

向元

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以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

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

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于炎興論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為梓潼

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與於是乎徵焉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

氏一玉之文
殆述所作乎

為中
夏
復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
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
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
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
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
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
信著于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
闓遂越起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
殺令縛於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
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
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

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
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
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
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
裔之色裔出閭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
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
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
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
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
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
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臣材之以為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
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

後代
蘇黃
此中

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
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
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翬翬音忙角反見字林曰翬思貌也歷三郡守監軍翬
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為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
嚴命為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
洪於州為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
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
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
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
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
漢嘉太守黃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

陳習
鄭傳

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
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習鄭綽討元眾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
都當由越雋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
乘水東下翼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習綽
但于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習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
賜爵關內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為越騎校尉領郡如故
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為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
裔天姿明察長于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
留向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
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
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為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
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

何祗

有見張益

于此又稱

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噫于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欵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益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

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眾傳之以為笑祗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井中生粟以問占夢趙直直曰粟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粟字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常奄往錄獄眾人咸為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亮往祗悉已聞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

王離

覺寤輒得奸詐象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祗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祗拔祗族人為汶山復得安轉祗為犍為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為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祗為犍為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祗而文采過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縣竹令先主攻縣竹時詩

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犍犍

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

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

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

亡命後至論其班班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

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

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

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

自古名將

勇出於老

兵

背詩凍
先主之不
宜先之或
別之身
識字

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群臣議欲
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
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
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殿
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
部永昌從事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篡統之主俟速建以係眾心是故惠
公朝虜而子圍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今先
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強禍大主及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
非咸陽之誓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如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觀舊物
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開感矣其勳降
也宜哉 臣松之以為鑿齒論議惟此議最善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
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
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
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
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

孟達事
詳考考

王冲

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
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
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
豈徒空託名榮貴為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
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
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
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欵誠
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為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
漢人也為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為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
為樂陵太守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孟達及後亂五其誅此自也
後益州諸費有各位者多是詩之後也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
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

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凌遲况庸庸乎哉

此傳稱諸葛志

費詩之威靈長可謂善于解命矣而尊曰一疏則智出耿弁甚

志也氏之注之哉

時曰山陽之位也帝才雄如有得疑而之至尚來印大號乎此詩一志也

廿八夜

蜀書十一

氏書

三國志四十二

蜀書十二

三國志四十二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

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

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

固辭舉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

上與勳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

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

如舊狼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

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

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

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

任安奉

王元太

李伯仁

王文儀

楊季休

丁君幹

李永南

文仲寶

五梁

揚厚後

書有傳

董扶已

見劉牧

傳

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咎也欲與群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竝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群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群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群群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

張裕

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

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

為女人時群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野群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群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群群

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群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

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群言於是舉群茂才裕又私語人

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

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

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涿則失
涿乃署曰涿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
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
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鉅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墓
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摸之于地
也群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
為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為議曹從事後主踐祚拜諫議大
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
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
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
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

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
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
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
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
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
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
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
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
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
也後主諱禪其訓投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
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
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

范書內
學子正相
讀書
振此名教
內學
傳云則
內學
即天文
藏傳
流而
史為外
學夫

漢書淮南王傳
有十一篇
外書其甚

家又中外
其何內外

胡潛

書有者書
於于此

若人已
自惡態
以此

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

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

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

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摶以相震擣擣虛其矜已妒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傲其訟聞

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

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子勛傳其業復爲博士

孟光字季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貴之弟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

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譏譎譎音奴交及謹音休表及咋音祖格反先主定益州拜

爲議郎與許慈等竝掌制度後主踐祚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

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

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

鍾承
裴儁

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祿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
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代
所嫌太常廣漢鍾承華陽國志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
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傳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姊夫為蜀中長史儁送之時
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為蜀督軍蜀破遷還洛陽拜議郎後進文士祕書郎卻正數從
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
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
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
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
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
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
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

強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
策講誥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
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空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

館養徒眾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

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善

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

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祚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

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

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群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合
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聞於知人遂復擢
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亮卒後還成都為大長秋又

免後累遷為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

宋忠

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于時然猶愈于敏俱以其
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
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
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竝能協贊大將
軍姜維維善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
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
精于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
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
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
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
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太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疇知其
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

之明老雁此禍今雖欲願行滅
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上引馬二
人稱字此
稱名

此三氏指
陳術

李謨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
司馬徽宋忠等學謨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
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
州書佐尚書今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謨為庶子遷為僕射
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
脫好戲啜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
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
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
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
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

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
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有不
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亦然
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
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
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
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竝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
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
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
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
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

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
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
之徒至于輿病齋棺繼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屠王
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
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
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
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
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
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
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
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
一大小勦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

軍旅數
出括善
維也

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徒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於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竝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同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

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覲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劔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竝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竝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蹟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

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群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群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

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偏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偏于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于今四也願陛

下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于其父俛首而事讐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稱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其微榮感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于必亡邪魏師之來塞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閻閻田單所以摧駭劫也何為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于教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縣烏寡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時晉文王為魏相獲哉禪既閣主周實驚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文立

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

至八月而文王果崩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群書刺史費禕命為從事人為尚書郎復辟禕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

梁州建首為別駕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于孫雖仕郡國或不才同之齊民為劇又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咸寧末卒立章奏詩賦論評凡數十篇晉室踐祚

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元嘗為本

郡中正清定專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

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

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

言也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

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曾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凡所著述撰定

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

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

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周子熙賢同少子同頌

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

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

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于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從兄弟及

驥驥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

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

停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

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地裂兔豕絕響于中林白駒無聞于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

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宜大化訪諸故老搜

揚潛逸庶武羅于羿浞之墟想玉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

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

偏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

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婁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干秀殆無以過於今西土以為美談夫姪

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

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通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

矣及蕭散叛亂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

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

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于家

卻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刺史為盜賊

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為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

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熒隻立而安貧

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今性

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傳張蔡之儔遺文篇賦

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

釋凱

信見利
信傳

進秀
秀書

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
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
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
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
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聞
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秘躊躇紫闥喉
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真偽計
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殫固未能
輸竭忠欵盡瀝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竝有聞焉
也盍亦緩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
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
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旣美且

豔管闕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
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
從爲戒孔聖以悅已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
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
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徂詐如
星奇邪蠱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讐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
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
執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身刑夫
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鏘鏘車服媮幸苟得如反
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
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頷初升高岡終隕
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

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于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貞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疊疊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于素秋玄陰抑于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冲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披其胸徂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禱祭幾皇道以輔真雖踳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于朝黎庶欣戴于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

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伊望之事也總群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高嶽之高時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道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闡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禰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誠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弼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

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

林游禽逝不為之眇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于唐葉陰精應

為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于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于桑林

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

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大命

湯于是剪其髮攏其爪自以為犧牲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

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

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躔叔肝之優游美疎氏之

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于斯

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

昔九方考精于至貴秦牙沉思于殊形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

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却轍臣之子皆下

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僮纒采薪九方壘此其相馬非

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

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

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馬而無數者也若埋之所

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蘊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固遺

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

薛燭察寶以飛譽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于塘觀其文渙渙如水將釋此所謂純鈞也

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兩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

伎巧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今赤董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

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鰓魚聽之

不可齊隸拊髀以濟文臣松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楚客潛

寇以保荆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

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

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于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君曰諾偷

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歸于執

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

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

雍門援琴而說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

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怨結而

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

為鄰入用堀穴為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圍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于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歎歎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韓哀乘轡而馳名 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褒聖主得賢人頌曰及至駕轡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 淮南子曰

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于蒙蔽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戾頸而鸞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遁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闕今卒睹夫子于是子殆可與敖為交乎若士者齋然而笑曰嘻乎子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若我南游乎罔罟之野北息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于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

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為遠不亦悲哉

余實不能齊技于數子故

乃靜然守已而自寧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嘆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修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群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于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卻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

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無害於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算然
矜殉鄙恥或發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斯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去

西晉之瑞之治進周之之之之而
瑞治尤有深識然則進周之之
小人彭之矣唐人詩者之子至何
山輕孺子兩朝冠冠念 恨進周
各讀其詩未嘗不為歎歎流
涕去息也
二人行止之何足之而正身侍奉故
主猶如人心善勝進周也

蜀書十二

西川中鳳崗
氏圖國開中

蜀書十三

三國四十三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史州牧劉璋召為主簿特別

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

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

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

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

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

將軍徐衆評曰權既忠諫于主又閉城堅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

節而大勸為善者之心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

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

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

叔在魏
日久而
錄于男
志者原
其志也
子而死
子而死
子而死
考夫

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有黃權之室一主得失縣懸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群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

降吳不可
還蜀無路
路何不死

黃崇

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于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明年卒諡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劉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縣竹崇帥厲軍士期于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士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曰習後官

雍闓
見去歲
傳

軍至領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
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縣竹先主嘉之從至雒
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
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
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庾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
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
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
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
以恢為庾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臣松之訊之蜀人云東
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
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為寧州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闓跋扈于建
寧朱褒反叛于犍牂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寧諸
縣大相糾合圍恢軍于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

李恢

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
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
恢出擊大破之追犍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犍牂與亮聲勢相連南
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
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
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
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
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於縣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于蜀漢漢武
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于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
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

著聞
之狀

王伉

此闔又降于吳吳遙署闔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
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
閉境拒闔闔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
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
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眾率先啓行上以報國
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
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
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
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
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
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
託孤翊贊季興與眾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

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
號晉人不長況臣于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
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
焉凱威恩內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闔既
發在道而闔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
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
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
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

諸曰呂祥後為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為永昌太守
李雄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
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獍亭巴西太
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

引祥

點記少師
表名世

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
 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
 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邛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
 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
 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
 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
 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
 昂縛太守張裔于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
 夷之間又越雋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
 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
 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
 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修弟恢恢子觀晉建

張表不見物義傳
 閻宇非傳

盛太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處事能斷
 威恩竝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
 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
 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平南郡人也

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閻宇字文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朴
 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
 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
 不能用大敗于街亭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
 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逆率將士而還
 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
 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

李盛
 黃龍

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
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
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
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
沔陽平更為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
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
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
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今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
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
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
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
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

事詳將
後

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述平生戎旅手不能書而
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
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
端坐徹日愷無武將之體然性狡侵疑為人自輕以此為損焉十
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句古侯侯反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
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節弱冠為縣功曹
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
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為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佃位二千石
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縣竹
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烏
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

句扶
事
張嶷傳
姚佃
龔祿

五十餘級，深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置廣漢太守，蜀郡何祇，名為通厚。嶷宿與疎濶，乃自舉詣祇，託以治疾，祇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為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益部耆舊傳曰

嶷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嶷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嶷隨山立上四五里，羌于要厄作石門，于門上施牀，積石于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嶷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即出詣嶷，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反，以馬忠為督，康降討胄。嶷復屬焉，戰鬪常冠軍。首遂斬胄于南，事訖，犒犒典古，僚種復反。忠令嶷領諸營往討嶷內，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十四年，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

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嶷平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嵩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瑣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

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為越嵩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郭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祚臺登，舉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嶷之到定祚，定祚率豪狼岑

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疑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卽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旣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疑疑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旣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旣險且遠疑遣左右齋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疑疑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昫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于是加疑撫戎將軍領郡如故疑初見費禕爲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疑書戒之曰昔岑

彭率師來歛杖節咸見害于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郭修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于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旄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竝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疑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

穀涕泣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皆督率隨

疑朝貢者百餘人疑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

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疑曰雖與足下疎濶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疑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

請降衛將軍姜維率疑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耆舊傳曰疑風溼固疾至都寢篤扶杖然後能起李

簡請降眾議狐疑而疑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疑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疑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陛下

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為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

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疑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

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聞疑死無不悲泣

為疑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疑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其策略足以入算果烈足以立威為臣有忠誠之節處類有

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疑孫奕晉梁州刺史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

毅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曰擾馴也致果曰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疑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壽考諸傳叙事多簡畧獨于張

疑傳較詳且敘後情之意正焉

十一

廿九夜

蜀書十三

三國志四十三

三國志四十三

蜀書十四

三國志四十四

劉敏

蔣費姜傳第十四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
 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
 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
 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
 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舍卒但免官而已琬見
 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
 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
 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邡令先主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
 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
 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于心實又

劉邕

陰化 見劉邕

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于心實又

理